



混沌

李明春 著

一个大爱无疆的爱情故事；一个伦理道德的传奇故事
一个沧海桑田的人性故事；一个关于昨天和今天的故事

 海洋出版社



混沌

李明春 著

海軍出版社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混沌 / 李明春著.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027 - 8980 - 0

I. ①混…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0136 号

责任编辑: 唱学静

责任印制: 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 100081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4.875

字数: 107 千字 定价: 26 元

发行部: 62132549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故事梗概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一个鲁南山区的农家小伙子礼仁孝，在由义城去往雾城的长途客车上与义城县长之女童贞相识。他们萍水相逢一同去海滨城市雾城鲁海学院上大学。大学的四年生活，他们相知、相爱了。然而，大学毕业后，“媒灼之言、父母之命”，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礼仁孝操守传统，顺从了父母包办婚姻之命，回老家与村上曹家大嫚成婚了。

传统观念同时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礼仁孝被分配到了黄海深处的千里岛海洋观测站，童贞选择了远离，去了母亲的故乡福建，泉州湾畔惠安女的故乡。从此一个在天涯，一个在海角共同从事着同一份事业，天各一方杳无音信 50 年。童贞同样恪守传统选择了终生不嫁。当两人终于相见时，童贞已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时她祈望能以礼仁孝妻子的名义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女人一生的祈求，当礼仁孝终于为满足一个爱了她一生的童贞而冲破传统桎梏选择与糟糠之妻分手，童贞却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代人的爱情终于结束了，礼仁孝终生遗憾，童贞遗憾终生。然而，他们的人生却在告诉人们：世道可变，天道不变，人伦之道永远是人间正道，这是一种传统的美德。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今日之言，就是说人当效法大地，安静柔和、无私无怨地承载万物而不居功；大地效法上天，包容万物，普施而不求回报；上天效法道的精神，清静无为，万物自成；道性自然而然。

众生自性流露，诚敬胜百邪。

——作者题记

目 次

引 子	1	完 婚	107
人 生	3	基 因	113
残 年	7	天 涯	120
邂 逅	12	洗 礼	125
迁 徙	17	归 宿	131
祖 训	23	今 天	137
图 腾	29	尾 声	144
同 窗	34	后 记	146
家 园	41		
天 缘	47		
祭 祠	53		
媒 妁	58		
殊 途	65		
讨 海	71		
天 问	76		
地 问	83		
人 问	89		
太 极	95		
潮 汐	101		



引 子

老公岛，黄海中部一座城市近郊的一个小海岛。

初春的一天，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来到岛上垂钓，因为他知道这里是春潮时钓鱼的理想去处。他是一个老海洋人，与大海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可以说没有多少人能比他更了解大海的脾气与秉性。

这天，当他来到岛上时，天公并不作美，海面上飘起了团雾。这浓浓的团雾一阵阵飘来，瞬间弥漫海面，先是淹没了海上的航船，淹没了海岛，淹没了岛上的人，最后淹没了时空中的

一切。

风起了，团雾随后逐渐飘去，一时间天地豁然开朗，而后又清晰可见那航船、那岛、那人、那时空中所有的一切。

团雾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飘来，天、地、海一时间坠入一片混沌之中；飘去，天、地、海开裂又现出世间常态。就在这天象、海象混沌时，那个前来垂钓的老人一时犹豫了，这鱼钩还是不钓？他本是想来老公岛讨个清静，可此时却让他为难，最后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俺的娘，豁上了。”随后坐下来开始垂钓。当把钓钩投入海里静静地等鱼儿上钩时，他触景生情，不由得思考起来了一个古老的话题——混沌。

混沌，人类创世之前的原始状态。

世界各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借以来回答天、地、人是怎样形成的。

中国人的创世也有一个神话，由这个神话而衍生了华夏民族自己的传统，这传统的愿景体现的是先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对忠贞爱情的讴歌，对自然万物的珍爱，对惨烈灾祸的反思。就在这华夏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传承中，始终久远地回荡着一个伟大的声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想到了这些，那个老人自然而然地感叹起了自己今天的老去，还有已逝去了的青春……

人 生

年轻，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留恋的字眼，还有那早已逝去的年轻岁月。

当青年男女相吸而步入演绎激情故事的日子时，难道只有占有、满足和欢悦才能称之为爱情吗？由此，他想到了生命、人种和人类的繁衍……

其实，就生命的进化而言，雌雄两性无不存在于混沌的时空中，人类也是如此。在这物种生命生生不息地繁衍延续的漫长进程中，人类逐渐在混沌的时空中成为了地球生命的主角，进而沉淀了不同人种的原始传统，更因语言、文字的诞生而使人类变得文明与神圣。

中国古人云：“人有六情，失之则乱，从之则睦。”

人之色情，乃六情之一。为此，人之雌雄该如何欲求爱之情？

今天，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礼仁孝曾身居过局长官职，又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如今已 70 多岁了竟与老伴离了婚，而后便去找了另一个老女人。这消息一时间在雾城海洋界传得沸沸扬扬，引来了人们种种议论，也招来了责怪。

然而，他对这些泰然处之，他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心甘情愿

地去承受这一切，并想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而且初衷不会改变，那就是欲求爱之情，报怨以德。

在与老伴离婚前，他已经反复地思考过：古稀之年才明白人世的高贵是什么。官职还是金钱？否！他最终认识到最为高贵的是人的行为和心灵。因此他听了祖训李耳言：“唯君子为能信，一不信则终身之行废，故君子重之。”

那是在他退休后，也许因为是知识分子和人生经历的缘故，他因人生的一个一直无法解开的结而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深深的思考：自盘古开天，阴阳分离；女娲造人，东西南北；神性消逝，人性升腾。之后，情与义便成为了人性的永恒主题。

时至今日，这一主题真的严峻地摆到了他的面前，在等待回答，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在风烛残年已无人生的价值时，却要寻求人生的另一种意义，要对人生情的折磨、义的操守作出抉择。

今天的礼仁孝，必须要经历另一种蜕变。当这一蜕变过后，他要做如同是经历了死的搏斗和磨难而生存下来的蚕，还是死去了的变成了肥料？

礼仁孝感叹自己，是因为自己人生的经历，让他最终明白了这样一个以前从未思考过的做人的道理。

其实，出生在哪一方水土，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家庭全是撞大运，是偶然中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结果只有一个条件事前是明确的，那就是人种。

人种是先天的基因，是不能改变的。同时不能改变的还有一个人撞大运来到人世时所处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太平盛世，还是战乱灾祸？对于这些这个人一出生就要去面对，就要去承受。因

此，既来之则安之，就成了一个个时代，一代代人必须顺从的存世和处世的法则。

撞大运，怪不得天，怪不得地，要怪只能怪自己。

礼仁孝这一代人正是这样，撞大运来到人世时，不幸的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正处在近代以来最为灾难深重的时代，而幸运的是这个时代正是行将改朝换代的前夜。这个前夜过后，对于这个国家、民族和一代人来说，无疑将是一个新生。

当这个新生到来时，礼仁孝才有了机会从父辈教他识字的书本里走进了学校。然而，世道可以改变，但天道不可改变，人伦之道永远是人间正道。人伦正道是基因，这一基因血脉传承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民族文化的底色，这底色滋生和培育了民族的传统。

这种传统的核心根基是忠、孝、节、义，也就是说凡事要讲老理、要讲规矩。说得雅一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几千年了，一个世代庄户人家的后生，礼仁孝骨子里的认老理、讲老规矩的传统思想正是由此而来。打小老一辈人就经常对他说：“老理、老规矩如同咱们的肤色一样，不是不能改变，而是难以改变。若要随意改变了，那就是杂种。杂种是大逆不道，辱没祖宗，百年之后进不了祖坟，会成为孤魂野鬼……”

礼仁孝成人的年代，依然是认老理、讲老规矩的时代。他认老理、讲老规矩，对于老理、老规矩，他恪守传统的信念，后来随着长大成人而演生成了信仰。

说到信仰，礼仁孝记得父亲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世人创造了佛，佛反过来又服务于人。因为佛主张我为人人，才能人人为我，这就是一种信仰。作为一种信仰，大佛佛旨在于普度众

生，小佛佛旨在于佑一方庶民。其实作为一般信佛的人都不明此理，大都是出于一己私愿之心求佛保佑自己，这就违背了佛旨的本意。可以说这种不照佛旨真谛的信佛，只能是一个迷迷糊糊的侥幸者，这种盲目的侥幸是道信，而不是信仰。”

礼仁孝的“礼”，本姓是木子李。那是在他十几岁离家到县城去读中学时，父亲想到世道变了，儿子这一去将不再会回家，便把“李”字改成了“礼”字，寄望于他能把李氏宗族的老理、老规矩和老传统延续下去。尽管礼仁孝脑子里老理、老规矩和老传统根深蒂固，但他绝没想到，世道会变得如此之快，他竟成了宗族老理、老规矩和老传统的最后一代操守者，甚至成为了一个“不肖之子”。

50年过后，就在礼仁孝的人生回到原点，经历了他和前人都未曾经历过的时代时，他迷惑、彷徨、震撼了，他经受了脱胎换骨的洗礼。

今天的地球上，沧海桑田的演变要经过痛苦的千万年。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是如此，当它是海的时候，人最好是鱼；当它是桑田的时候，人最好是蚕。在海水已经退去，土壤里的盐碱还没有被洗净，还没有肥力，土地还很荒凉的时候，几株稀疏弱小的桑苗刚刚装点出一点生机，这时候的蚕，生存最为艰难，每蜕一层皮都像经过一场生死的搏斗和磨难。活下来的经受住了考验，而那些在蜕皮过程中被盐碱侵死的蚕，就只好变成肥料，它的价值就是为这瘠薄的土地增添一点养分……

残 年

黄海之滨的雾城。

这座城市地处山东半岛南部的黄海之滨，每年春夏之交时节，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条件，加之太平洋东南季风北上的直接影响，历史上年雾日最多曾有过 80 天的纪录，一般年份平均雾日都在 40 天以上。这意味着雾城生来就给人以特别的朦胧感。也正是这雾里看花，赋予了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一种别样的联想、猜测、憧憬和思索。

进入 21 世纪，这座城市与人类文明的进程一道迎来了一个新的纪元。

中国，和平崛起，国强民富足以惊世。然而，当现代工业文明狂飙于华夏大地时，无疑会猛烈地撞击中华农耕文明传统文化的宫殿。这狂飙实质上是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决斗，也可以理解为黄土文明在经受着蓝色文明的洗礼。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当这狂飙袭来时，不管你是否愿意必定会撼动废墟，同时荡涤陈腐，而后必将唤起觉醒，必然有所超越。

步入新世纪的第八个年头，这一年初冬的一天早上，已退休赋闲在家十多年的礼仁孝，刚起床洗漱完毕来到客厅里，座机电话突然响了。这是一位不速之客的电话，是一个让他感到意外，

又似乎是他命中注定一定会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女性极为苍老的声音：“仁孝……我是童贞……你能来看我吗……”这声音尽管十分微弱且断断续续，但却犹如一把利剑猝不及防地一下子刺进了他的心脏。一时间他觉得心脏里的血喷射而出瞬间涌上了大脑，随后脑子里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空白。他不知道电话里她还说了些什么，仅记得她告诉他，她现在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放下电话，他有气无力地仰靠在了沙发上，心跳在继续加速，血在继续奔涌，他想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长叹了一口气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常言道：“人过60岁官大官小一个样，过了70岁钱多钱少一个样，过了80岁男人女人一个样，过了90岁活着和死了一个样。”闭目思过，他想到了这样的话，此时想来这话不无道理。

约莫过了20分钟，他缓缓起身走到衣架前，一边去拿外衣，一边冲着厨房里喊了一句：“曹糠，我出去一下，早饭就不吃了。”随后，他推开门走了。

坐落在这座城市南部临海的两个小山头中间地带的一所医院，是这座城市最好的一家医院，也曾是他和她就读过的大学的附属医院。如今，母校早已搬去了省城，曾经的医学系已是一所医学院了，而他和她就读的那个海洋系也已成为了一所海洋大学。

冬天虽然来了，但因为有了海洋巨大的气候调节作用，使海滨城市的寒冷要比内陆城市来得晚一些，梧桐一叶落而知秋，冬天毕竟还是来了。他看到，寒风袭来路边法桐树泛黄的叶子飘飘洒洒被吹落了下来，继而向路的远处飘飘而去。

礼仁孝，就是在这样一个时节走进了这家医院，见了那个叫童贞的老女人。

在医院里，他不知不觉已待了一个上午，中午时分才走出医院。走出医院大门，他一抬头看到的是医院正对面的那幢钟楼，那是一幢德式建筑，钟楼顶上镶嵌的大钟指针不知为什么指的是八点。他没有想太多，随后径直向相距两公里多的母校走去。他没有饥饿感，似乎也忘记了时间，当他沉重的步履踩过了被冷风吹落堆积在人行道上的树叶时，发出了“吱吱嗦嗦”的响声，这响声伴着他脚步的加快，在他听来越来越响，似一个孤独的幽灵尾随在后。走着走着，他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回头向医院的方向看了一眼。这时他只能看到那幢德式建筑的钟楼凸立在一片红瓦屋顶之上，钟楼上那硕大的时钟依然清晰可见，可那指针依然指在八点上。这时他才突然间醒悟了，那时钟已经不走了，只是为了昭示这座城市曾经历过的一段历史而存在着。回过头来，他继续向母校的方向走去，穿过了一条全是日式别墅建筑的小巷，再拐进一条小巷，前面就是母校的二校门。校门里面的校园，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和躺在医院病床上的那个老女人一同在这里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当来到校园二校门外时他站住了，向校园里望去，这时正是中午时分，他看到饭后学生们正在校园里三五结伴，或是漫步或是嬉耍。看到眼前的景象，他没有径直走进校园，而是找到了校门前的一棵粗大的法桐树站了下来。这棵大树生长得极具特点，在两米多高处树头被削去了，就在这树头被削去处重新长出了两个枝干，平整地向两边生长开去，如今已同主干一样粗壮，犹如一个巨人伸开双臂撑起了那蓬伞似的树冠傲然挺立。礼仁孝还记

得，50多年前，当他第一次看到这棵树时，虽然是小树，但树形已是如此。当时他还问过一位老师，这树为什么会这样？老师说：“这是园工有意修整的，对树木从树苗时开始修整，成材后才能有形有状而参天。”老师还说：“对人也是如此，从小教化才能成才而有作为，这就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

50年后，礼仁孝再次来到这里，他用手抚摸着那粗壮的树干，发现那树的树皮有的已经龟裂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这树也老了，对此他感慨万千。一会儿过后，他猛然间意识到今天的学校里已没有他认识的人了，同样也没有认识他的人，他和她的同学们都已老去，有的已作古。他不知道自己今天鬼使神差地要来这里干什么？就在他刚刚见到因病已经失去了自理能力躺在病床上的童贞时，他一下子顿悟了什么。对于一个坚强而有信仰的人只有两种情况才能彻底倒下而失去生命尊严：一种是自己把自己打倒；另一种是被病魔击倒，童贞正是属于这后一种。看到童贞被病魔击倒已全无生活质量，更无生命尊严地活着，礼仁孝内心痛苦万分。今天他来到这里，是怀念昔日的寒窗岁月，还是想寻觅早已逝去的青春影子，或是要面见老师，想再一次求解难题的答案？他不得而知。然而，眼前的情景分明无可抗拒地在告诉他：逝去的人以同一方式离开，而生的人却还要以不同的方式活着。其实不必大惊小怪，逝去的人已断魂，留给活着的人只是伤感；而活着的人最无情，这种伤感对于活着的人会稍纵即逝。

礼仁孝不能，现在的他要经受人生的又一次考验，一次关乎身败名裂的考验。风烛残年的他已失去了对于别人的人生的实用价值，一直恪守着心里的传统不改初衷，今天来到母校就是要重新思考已失去了物质价值后，还能有精神价值吗？他要掂量余生

的意义，这也是他最后的念想。

风烛残年，生命最后的岁月，情与义是他最大的一个心结。刚刚过了一个上午，礼仁孝觉得自己一下子又老了很多。站在校门外他脑海里又浮现出了早已逝去的岁月，在那个岁月里，他和她有过一段可以说是传奇的经历，又是一段无法向外人倾诉的经历。一想到那经历，让他更加惆怅，也更加重了他心头从未感受如此之深的一种凄凉与悲哀。此时，他真想对校园里那些无忧无虑的学生们说：“孩子们，人生不是这样啊，也不应该永远是这样！”

已经 70 多岁了，时至今日，人生要他对一道情义的难题给出答案。其实要找到能让他和她都满意的答案，昔日的同学帮不了他，老去了的老师也帮不了他。

礼仁孝明明知道，二校门是母校的边门，可他来这里，究竟是要找寻什么？是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或是自我，还是要为童贞找回一个女人应有的生命尊严？